

希臘喜劇名著

雲

阿里斯托法涅斯原著
羅念生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雲

NEΦEΛAI

THE CLOUDS

阿里斯托法涅斯 (ARISTOPHANES) 原著

福 爾 曼 (LEWIS L. FORMAN) 編

羅 念 生 譯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會編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810025)

希臘喜劇名著

雲

一冊

每册實價國幣捌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資

Aristophanes

羅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編譯委員會

有所權版究必印翻

原譯者著述者編輯者

王長沙雲南北正路五
各務印書埠館

一本書校對者孫平雲

*F 八二九

譯者序

這劇是根據福爾曼 (Lewis Leaming Forman) 的版本和羅澤斯 (Benjamin Bickley Rogers) 的版

解 (Aristophanes: *Clouds*, edited by M. W. Humphreys, Ginn and Co., Boston, 1913.)

本譯出的，前者名阿里斯托法涅斯的雲 (Aristophanes: *The Clouds*)，一九一五年由紐約城美國圖書公司 (The American Book Company) 出版，後者名阿里斯托法涅斯的喜劇 (*Comedies of Aristophanes, Volume II The Clouds.*)，一九一六年出版於倫敦培爾書局 (J. Bell and Sons)。這兩書的註解都很詳細，此外還參考過格累夫斯的註解 (Aristophanes: *The Clouds*,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 F. Graves, Cambridge, 1911.) 和哈姆夫利的註

這是一部諷刺當日的詭辯家的喜劇，切不要誤會了阿里斯托法涅斯的用意，以為他有意在攻擊蘇格拉底個人。劇裏的蘇格拉底是一個想像的人物，作者故意在這個人物上加入詭辯家的性格，加入科學家的頭腦，

那都不是那真正的哲學家所固有的。據說蘇格拉底曾經看過這部戲，他只覺得好笑，並不介意；不但不介意，他和這位喜劇家的友誼且從此更加親密，六七年後他們在柏拉圖的聚飲 (*The Symposium*) 裏面相見時特別要好。那次有人同他開玩笑，問他是不是那劇裏的

「思想家」他點頭後，那人便說：『請你告訴我，你和我相隔的距離相當於跳蚤的腿長的若干倍？』可見大家把那喜劇裏的故事當作談笑的資料；『思想店』（*Philosophic Shop*）一字且變成了那位哲學家的字號。那知這部劇到後來竟變成了他的罪狀，因此被判死刑！

正當一八五三年羅澤斯（Rogers）所編的《雲出版後》（*After the Play*），曼塞爾（H. L. Mansel）摹倣這部古典作品，寫了一篇思想店（*Philanthropistion*），又名十九世紀的牛津大學來諷刺牛津的大學教育裏面的歌舞隊是由大

學教授組成的。這個做製品很有趣味。只可惜沒有寫完。（原劇載入羅澤斯的阿里斯托法涅斯的雲的附錄內。）

譯文裏的專名詞列有一個簡明表，讀者可以按照譯音表推測希臘原名。

阿里斯托法涅斯的小傳見編者的引言內。這引言多謝兩位朋友替我費心校改。

羅念生

二十六年二月四日北平

插圖表

(一) 蘇格拉底 (Socrates) 像 (見卷首)。原像是羅馬做製的石刻，現存倫敦不列顛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 內。這圖是由斯托巴特 (J. C. Shabani) 的希臘的光榮 (The Glory that was Greece) 第八十六圖翻印來的。

(二) 印花馬 (第七頁) 這是科麟索斯城 (Corinth) 的錢幣，參看第二十六註。這圖是由加得納 (P. Gardner) 的希臘貨幣的種類 (Types of Greek Coins) 第二十六圖翻印來的。

(三) 騎士 (第八頁) 這是「女戰神節」(Panathenaea) 的遊行，自女戰神廟 (Parthenon)

上的橫壁。這圖是由柏提舍爾 (A. Beetticher) 的雅典的高城 (Die Akropolis von Athen) 第一五七頁上的照片翻印來的。

(四) 入教典禮 (第五〇圖) 這是厄柳西斯 (Eleusis) 教的典禮圖。那右端第一人獻上祭猪，第二人左手端着鷺粟花，右手把淨水倒在猪身上。中間一個入教者正在受淨禮，他坐在櫈上，蓋着頭，左手拿着一只火炬；他身後立着一位女祭司，她拿着籬器，象徵罪人脫離罪惡。左端為一入教者，觀見地母 (Demeter)。這圖是從羅馬考古學公報 (Bullettino della Commissione archaeologica) 得來的。

logica comunale di Roma) 第七卷第1圖翻
（五）迎親遊行（第七八頁）這是由維也納摹本
印來的。

（Wiener Vorlageblätter）第八圖翻印來的。



蘇格拉底像

編者的引言(節譯)

(甲) 阿里斯托法涅斯的生平

(1) 我們所知道的阿里斯托法涅斯 (Aristophanes) 的一生的事跡是從希臘遺留下來的「小傳」(Vita Aristophanis)，中世紀的註釋，柏拉圖(Plato)的對話和詩人自己的作品裏得來的。關於那「小傳」產生的年代和作者我們已無法知道。

(2) 因此關於他一生所經過的事跡，沒有幾件我們可以說得十分肯定。他的劇本的數目，某些劇本的用意，他的政治見解，宗教觀念和他的雅典公民資格都會引起過長久的爭論。

(3) 據說他於紀元前第四四六年生在庫達塞

島上居住過一些時候，或是在那裏承繼過田產，那田產若不是承繼的，便是由官家分配與他的。有許多人認為這種斷定並不十分可靠，因為那劇裏所說及的詩人並不一定就是指他自己，我們知道那劇本是借旁人的名義拿出來表演的。

(4) 他的第一部喜劇宴會是紀元前第四二七

年出演的，竟得了次獎。也許因為他那時候太年輕，缺少經驗，沒有依照當日的習慣親自去導演這劇，卻把這事情付託與卡利斯特刺托斯（Callistratus），這人不是一個詩人便是一個演員。

(5) 他的第一部喜劇巴比倫人（*Babylonians*）也是由卡利斯特刺托斯於紀元前第四二六年拿出來在「城內的酒神節」（*City Dionysia*）裏表演的。在

那個節日裏有許多友邦的使節和遊人跑到雅典來經營事業，尋找快樂。這位劇作家抱着青年詩人常有的憤恨不平及藐視規矩的態度，竟當着那些外邦人極力宣佈雅典人的罪惡，宣佈他們對待友邦的高壓手段。那當時的「羣衆領袖」克勒喻（*Cleon*）因在議會裏控告「詩人」，說他侮辱了雅典的公民和議員。倒底他所控告的是詩人本人呢還是那替他出名字的卡利斯特，到如今還不能決定。這一場官司不知是怎樣了結的。那富於民主精神的雅典城既然是自誇她的言論自由，而且在酒神的節日裏她又特別縱容，那被告的「詩人」也許是無罪被釋，也許只納了一筆小小的罰款，受了幾句委婉的警告，這案子便完結了。但無論如何，阿里斯托法涅斯第二年又借卡利斯特刺托斯的名義，表演了他的阿卡耳奈人。

(6) 傳說克勒喻（*Cleon*）這時候又控告詩人，說他原是一個外邦人，竊用雅典的公民權。（參看第二三五註。）有的學者否認這事，有的認為是可能的，利文（*Van Leeuwen*）却堅持這件事實；且說詩人真是一個外邦人，因此自從紀元前第四二四年表演了他的騎士一年裏被人家控告的這問題很難解決。

(7) 據說他到了晚年時代，正如他年輕時代一樣，又時常託旁人的名義把他的劇本拿出來表演。他的理由也許很多，可惜我們不能夠確定。除了上面利文的見解外，有人說他想藉此避免政治的糾纏；還有人說他晚年時很富有，常雇人去替他表演。

(8) 據說他寫了四十四部喜劇，當中有四部在古代就發生了問題，不知是不是他作的。他的創作生涯伸展到四十多年之久。據說他在紀元前第三八八年表演富神 (Phintus) 過後，還替他的兒子阿刺洛斯 (Aethros) 寫了兩個劇本，想把他這兒子當作一個詩人介紹與雅典人。他大概死於紀元前第三八五年。

(9) 他有三個兒子：長子承受祖父的名字叫做腓利波斯 (Philip)，次子叫做阿刺洛斯 (Aethros)。第三個兒子有人說叫做尼科斯特剌托斯 (Nicosthenes)。

tus)，又有人說叫做朋勒泰洛斯 (Philetaerus)。

關於詩人的容貌我們只知道他是一個禿子。說起他的先世，身分，教育，婚姻，財產，債務，日記，情書和個人的習慣我們全然不知道。古代人不注意天才的底蘊，只注意那炭精所發出的光亮，所以這位喜劇家的個人生活差不多全沒有記載。只是柏拉圖 (Plato) 替他寫了一道墓銘：

『那雅麗的女神 (The Fairies) 想尋求一座不朽的宮殿，畢竟在你這位喜劇詩人的靈府裏尋着了。』

(10) 這四十幾部喜劇只傳下了十一部：

(1) 阿卡耳奈人 (The Acharnians) 這劇出演時正當內戰第六年，詩人在這劇裏表明人民所受的痛苦全是戰爭的結果。

(2) 騎士：這是紀元前第四二四年出演的，詩人在這劇裏攻擊克勒噸 (Cleon)，反對內戰。

(三) 雲這是一部提倡舊教育，反對詭辯邪說的喜劇。

(四) 胡蜂 (*The Wasps*) 這是紀元前第四二二年出演的一部諷刺法律及訴訟的喜劇。

(五) 和平 這是紀元前第四二一年出演的，正當內戰第十年。詩人在這劇裏反對戰爭，歌頌和平，他叫劇裏的英雄到天上去把和平之神接下來。

(六) 鳥 這是紀元前第四二四年出演的鳥的「烏託邦」 (*Utopia*)。

(七) 呂西斯特刺塔 (*Lysistrata*) 這劇出演於紀元前第四二一年，到這時內戰已經打了二十二年。劇中一羣希臘婦女強迫着男人去媾和。

(八) 地母地女節 (*Hecatomphorion*) 這最無不過的讚美。她原是生在雅典的全盛時代，那時代

是紀元前第四二一年出演的一部審判攸里辟得斯 (*Euripides*) 講謗女人的喜劇。

(九) 蛙 這是紀元前第四零五年出演的，詩人在這劇裏挖苦牧里辟得斯的「新悲劇」。

(十) 公民大會 (*Ecclesia zusaic*) 這是紀元前第三九二年或三八九年出演的一部諷刺「理想國」的喜劇。

(十一) 富神 (*Plutus*) 這是紀元前三八年出演的，這位天神在劇裏僞裝乞丐，他得救後給人類許多恩賜。

(乙) 詩人阿里斯托法涅斯

我們說阿里斯托法涅斯是一位喜劇詩人，配得上那些和他同時代的雅典的天才，這實在是對他最無不過的讚美。他原是生在雅典的全盛時代，那時代

的天才輩出，爲任何時代所不能企及的。

(12) 大家都同意把阿里斯托法涅斯看做一個天才詩人。那些細心研究詩的文字，「節律」和形式的學者稱讚他很靈敏，善於變化，很能够運用那純熟的技巧。那些戲劇批評家却稱讚他對於喜劇的「開場白」，「爭辯」(Agon) 和插劇(Parabasis) 等節目都有新的發明，都能够運用自如。那些愛好自然和愛好詩的幻想的人更拿他去比雪萊(Shelley) 和莎士比亞。他的慧心能構想一切的明嘲暗諷。他的「幽默」並不像拉培雷(Rabelais) 的和馬克吐溫(Mark Twain) 的那樣有一種特殊性，却像沙士比亞的那樣有一種普遍性。他的喜劇中很少含有動情的成分；但每當他描寫到這種情感時，却都是出於真誠的。

(13) 他的劇景和人物的輪廓是很清楚的。我們

讀了他的劇本，我們的腦海中總留下一個鮮明的印象，不至於混亂，也不至於褪成一種顏色。他保存着許多真正的雅典人的血肉，如像克勒囉(Cleon)，蘇格拉底(Socrates) 和攸里辟得斯(Euripides) 的血肉。這些戲劇人物雖帶着一點早期喜劇的過分粉飾和傀儡式的離奇，但仍然是真實而有生氣的。

(14) 但同時，不論這些人物是多麼真實，我們總覺得阿里斯托法涅斯並不是一個寫實派的作家，在這位羣衆領袖克勒囉，哲學家蘇格拉底和詩人攸里辟得斯的諷刺畫之下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普遍的羣衆領袖，一個標準的江湖派哲學家和一個永遠重現的詩人。因此我們可以說阿里斯托法涅斯是一個理想家，他的貢獻是很崇高的。我們讀了他的諷刺劇會發生一種嫉惡如仇的心理，使我們趨向那善的途徑。悲劇的最大的目

的是替我們介紹英雄，喜劇的功用却在使那些小心翼翼的人更生一層警戒的心。

(15) 所以我們大家無妨同意把阿里斯托法涅斯當作一個偉大的詩人。可是他是什麼樣一個人呢？在回答這話以前，我們得把他所處的環境和時代回憶一下。

(丙) 常時的雅典城

(16)『雅典城最偉大的世紀從推倒專制（紀元前第五零八年）到羊河（Aegospotamoi）之役（紀元前第四零五年）雅典海軍爲斯巴達統帥呂珊得耳（Lysander）所敗，』抵得上埃及和亞述（Assyria）好幾千年。』（見大利曼的希臘聯邦史 E. A. Freeman's 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 of Greece 第四十頁。）在那個世紀裏，雅典城實行了一種自治政體，雖然

是短促，却很光榮。我們的喜劇詩人出世時正逢「德謨克拉西」（Democracy）的全盛時代；等到珀里克勒斯（Pericles）去世，（紀元前第四二九年），國運逆轉時，他已經成人了。直到呂珊得耳蕩平了雅典的長城，（紀元前第四零三年），這光榮的城邦完全失敗後，他大約還活了二十年。

(17) 可是克勒斯涅斯（Cleisthenes）在紀元前第五零八年所組織的這個民主政體在阿里斯托法涅斯還沒有出世前就經過了許多改變。那區區的阿提卡（Attica）居然在波斯進攻的嚴重的國難中獲得了莫大的勝利。因此地中海東部的希臘城邦便在雅典的領導下聯盟起來，阻擋波斯的兵力。大多數的聯邦看見雅典的海軍十分強盛，寧願獻一筆契金給雅典城，作爲她這種努力的代價，以免派遣她們應派的船支來加入

聯盟的水師，這一大宗流入雅典的獻金超過了聯盟會的需要，那多餘的錢便用來裝飾雅典城，珀里克勒斯的野心想把她變作全希臘人的首都，給未來的世界留下一個最高的理想。雅典人自己的勞里歐（Laurium）的

銀礦和旁該俄斯山（Pangaeus）的金礦是開採不盡的。他們憑了那強盛的海軍去壟斷商業，去催迫那些聯邦從速繳納獻金，到後來竟把他們當作屬地看待。

(18) 這時候那些有權有勢的公民和他們的最高領袖珀里克勒斯為權力所陶醉，夢想一個統治全世界的霸業。那東邊有黑海，卡里阿（Carria），庫普洛斯島（Cyprus）和埃及；那西邊有西西里（Sicily），伊特盧利阿（Etruria），薩耳狄尼亞（Sardinia），迦太基（Carthage），那遠處還有直布羅陀（Gibraltar）。為什麼不去征服她們，不去征服地中海，為女戰神雅典那

(Athene) 徵求貢品？因此那種滿足的心理變成了欲望，權力引起了暴戾的行為，那先前的寬宏大量的人如今竟變成了暴君，民主精神竟變成了霸道。阿里斯托法涅斯便生在這個轉變的時代裏。

(19) 可是雅典的性情和行為改變了，那些聯邦對待她的情感也就改變了。因為她太驕橫暴戾，她的勢子又凶，她的友邦大都懷着一種猜疑和怨恨的心理，甚至變作了她的仇敵。直到紀元前第四三一年內戰的危機便爆發了，整整的打了二十七年，把希臘人的靈魂與肉體全都毀壞了。這時節她不再是為自由與文明而戰，却是在民主政體的雅典城與寡頭政體的斯巴達的領導之下互爭雄長。這真是一種很可憐的墮落，從那最高的戰爭墮落到這最卑污的私鬥，這都是因為一個野心家，一個古代的拿破崙想把他自己的聲名永世留傳。

(20) 這種民主政治和寡頭政治不僅把全希臘分成兩個對抗的營壘，且把每個城邦分成兩派勢力。特別是在雅典城內，有少數人在痛苦中感覺到多數人很驕橫暴虐，蠢笨無知。他們時常被人家恐嚇敲詐，政府又要沒收他們的財產，甚至還要戕殺他們，放逐他們。無怪乎那些富人和那些主張寡頭政治的人很想推翻政府，有時竟暗自勾通敵人起來叛變；也無怪乎在羣衆那方面永懷着對這種陰謀的恐怖。——那生性喜歡公開與真誠的阿里斯托法涅斯一生都得呼吸這種騷動和疑懼的空氣。

(21) 自從戰爭發動後，民主派的內部且分成了兩派，那不是爲憲法上的糾紛，而是爲戰爭政策上的糾紛。雅典的水師很容易在海上稱雄，她的陸軍可就不行，因此有多少春天她不是親眼看見敵人來進攻她的領土，便是提心吊膽預料着這種事實。阿提卡(Attica)境內的農人只好離開了田莊，跑進城裏去居住。他們佔據了城中的廣場，佔據了聖潔的廟地，或是住在那悶氣的小屋裏，陶製的酒缸裏，略可容身的隙地上，甚至於住在那牆上的吊板上。這時候雅典城變成了一座堡壘。於是瘋疫發生了，更增加了這二三十萬過擠的羣衆所受的苦處，使街上堆積着屍體，一般絕望的人們的心中燃不住各種的惡念。

因此那些公民自然會分做兩大派，一派主戰，一派主和，主戰派說他們的霸業發生了危險，[德謨克拉西]的生存更處在危險之中；主和派預言那長期爭鬥的結果必是毀滅，願意接受客夢(Themis)從前所給他們的忠告，和斯巴達平分希臘世界的霸權——阿里斯托法涅斯處在這些受過瘟疫的吵鬧的羣衆裏面，却不得

不望着那郊外的荒原和倒地的橄欖林寫出一些嘲笑的喜劇。

(22) 這便是全希臘的主要破綻，特別是雅典城憲政上與政策上的破綻。還有一些旁的現像更逼迫着雅典城崩潰，因為它們破壞了雅典公民固有的德行。

(23) 希臘的城邦制度就像是一道冰川。起初在那高處的山谷裏擠在一塊兒慢慢的流行，到了那寬闊的地方，忽然顯出了它的容積和力量。但到了這裏之後，外來的機會和內部的衝力使它縱橫潰裂。直到殘敗的躺落在平原上為止，雖說這最後的幾段正是那冰川的奇偉光輝達到極點的時候。雅典城在紀元前第七六兩世紀裏所發生的變化到了波斯戰爭以後更來得劇烈，到了阿里斯托法涅斯的時代裂痕愈闊，它那五色繽紛的潰散時期就在目前了。

如果我們要了解當時雅典的情形，必得要先看看這些崩潰的變化是些什麼。

(24) 首先一層，雅典的種族已經不很純粹了，他們的血統漸漸起了變化。成千成萬的公民死在戰場上；在另一方面，許多外國人跑到雅典和她的碼頭上來居住，他們是為經營事業和尋求快樂而來的。就說是他們不容易得到公民權，却可以得到許多別種的權利。

並且有許多雅典人討了外邦的婦女和奴隸來做姬妾，產生了許多混血的子女。此外還有無數的很有才學的奴隸，他們也享受着特別的待遇和權利。因此不論雅典人的血統保持得多麼純粹，雅典的公民資格限制得多麼嚴格，這外國人口的比率大為增加，社會上的風俗人情便會發生變化，何況他們的血統已經不很純粹，他們的公民資格又限制得不很嚴格呢。